



悠然过三山

楠木

我在宁陕工作的时间并不长,月对月的只有三年,但却让我感到了这方山水这方人厚土甘霖般的滋养。在各种不同的场合聚会、聊天、思乡、叙旧时,我总会说“宁陕很养人”。一是说三年困难时期,饿殍遍野,这里却没有饿死一个人。二是说这里的人特别厚道包容,不欺生排外,外来的干部多,但很多人来了就不愿走,留了下来。走了的,时时都想着要回来看看,忘不了。

前些年,但凡有到宁陕履新的干部来向我了解政风民情时,我都会幽上一默,说道“宁陕无早朝”。此说决无借《长恨歌》“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而贬损政风懈怠之意,何况区区七品,岂敢称“朝”。亦是借谐趣之口,褒扬这方的民风淳朴,政通人和。文革十年,“三案”堆积如山,拨乱反正之后,紧接着就是改革开放,各类矛盾新旧交织,信访问题居高不下,每天早上办公室门一开,首先是接待等候多时的上访人,然后就是面对面处理那些部部长等候答复的急政要务,只有把这一拨安顿了,才能正式开始自己安排的办公室事,据此,我形象地侃之为“早朝”。此种情形,上下各级概莫能外,有些地方的上访如涨潮一般,害得主官饭点内急都退不了“朝”,于是就设置了道道防线,以至到后来不惜动用公安武警把门,貌似威武,实则心虚,“早朝”就成了许多地方官有苦说不出的煎熬。初至宁陕,按惯例首先当其中肯的肯定是这“朝”水,我是做好了“上早朝”准备的,没想到,一周下来,静悄悄的上下班,有条不紊地办公,连进门请示汇报的都很少,我借机走走看看,很不放心地在办公楼的前后上下观察,只见办公楼前无遮无拦,楼内各室开门办公,干部群众进出自如。办公室主任时政告诉我,信访都到了接待室,信访人要谁,我们就叫谁,人不在,我们就给另约时间。关键是话要听完,事要办好,你要哄他,他就缠你。原来功夫全在“朝”外,自此,我就大言不惭地自嘲“宁陕无早朝”,听老同事说,此风延续了好多年。

我调回安康后,由于工作缘故,大概每半月就要到省城一次,往来必停宁陕,因而觉得仍在这里一样。但是,刚刚跨进2000年,西康铁路通车了,途中时间省了一半,往来西安多是乘坐火车了。2008年西康高速公路通车了,时间又省去了一半,往来经过宁陕的机会就更少了。就是从那时起,从安康到宁陕就无须专程了,从宁陕到西安就少之更少了,那平河梁,月河梁,秦岭三座大山慢慢地就成了心中的一份念记。

去年冬令时节,我与任老师和纪老师相约,在长安区的抱龙峪一聚,在暖融融的阳光下,饶有兴致地欣赏着这岭北的翠绿松林、松茸草堂。我提议在开会以后,进诗经峪,重走一条210国道西三线,立即得到两位老师的赞同,并勾起了他们对广货街,旬阳坝,关口汽车站和河对面国营旅社的回忆,他们说,四十年过去了,但这条路始终停留在心中。

今年的春天,气候变化太大,几次想兑现预约,都因天气原因搁浅了。一免快到谷雨了,于是商定在月中的周末成行。没想到从周三开始,又是大幅度降温,两位老师都是奔八的人了,只得选择放弃。陪同他们的两个女儿海果和海迎装作好不情愿的样子,甩着脆话“只有我们代劳了”。海迎邀上她的同学小袁,开着一辆途锐越野车,加上我和泽兰,一行五人,周六上午八点半准时从三岔出发,将近九点,我们来到洋峪口,在大转盘盘的盛世长安巨鼎前留了影,然后就走进了西万公路。

今天的西万公路,就是古人开拓的子午道,属210国道中的陕西西安——四川万源区段,其中在安康境内的里程有191公里,于1956年4月开始建设,1959年10月建成。路是老路,如今老当益壮,显得愈发年轻了。前两天的潇潇春雨,将路面清洗的洁净而光亮,路上标线规整清晰,护栏牢固到位,山上一抹薄粉般的朦胧,山下郁郁葱葱满目青翠,洋河涨了水,是在关中各峪极难见到的那种带着欢笑的奔流。在这清明不断雪,谷雨不断霜的冬春相恋之季,行在这条充满情感的路上,不由得心旷神怡。我惊异自己对这条路走过数百次的老路,何以生发出这等新鲜感?怕是秦岭如庐山吧,人从秦岭过,不识真面目,过去的舟车劳顿全在赶路,路赶到了,风景错过了。

在石羊关,两大巨石夹成的一线天,壁立千仞,甚是雄奇,这就是子午古道通往长安的最后一道关隘——石羊关。但这两大巨石却丰满圆润,形似腰肢齐天,神似肥羊望月,不见兵戎冷峻肃杀,竟是一幅祥和之相,实在难以想象,两只羊儿何以护卫长安,甚至还听当地老乡讲,二羊常到山外偷吃麦苗,被长安楞娃赶得满山乱跑。原来此关之南还有关口,四面环山,中为盆地,又有长安河、鱼洞河、东河、西河四水汇聚于此,粮丰林茂,易于屯兵,地势险要,万夫莫开。这四水交汇的五个山嘴酷似五只狼,且狼头聚焦一个方向,形成五狼镇关之势,此处正是子午古道通往长安的咽喉,故名五狼关,朝廷在此设防时,取谐音“五郎厅”。五狼关与石羊关南北相望,守关护羊,功垂千秋。有曰:盛世长安,石羊呈祥,何以宁陕,唯有五狼。

路上过往的车辆不多,我们在幽静悠然中前行,既没有高速路上风驰电掣的紧张,也没有城市中拥堵踏脚的焦虑,雨后初晴,大地是滋润的,谷雨时节,万物都张扬着蓬勃的活力,此时融入大自然之中,人是会忘情的。车到小坝沟,海果和海迎非要拉着泽兰来到河边,在秀美的山水画屏中,摆出各式妩媚烂漫之态,让我给她们摄像拍照,海迎说,要像谷雨那样,拽住春的尾巴。我们遂兴而行,遇景即停,过了十一点,行程才60余公里,抵达了第一座山峰秦岭,山顶的积雪还在,前两天降温又落了雪,路上布满了刚化的

雪水,这时气温只在零度左右,我们又着上了冬装。这里是长江和黄河水系的分水岭,北水进入了渭河,南水进入了汉江,是一个极具地理标志的节点,因而很受游人的青睐,在这里,姊妹俩仍少不了一番跳跃和造型,然后开始下山。不到10公里,就到了宁陕境内,穿过肠子峡,就是广货街了。

广货街自古就是子午道上的重要驿站,也是陕南山货特产的集散地,从这里进长安仅只有消消停停的一天路程。西万公路通车后,这里终日人声鼎沸,车马喧嚣,西康铁路和高速公路通车后,曾经一度冷落,但转向发展旅游很快又热火了起来,蒿沟生态游,秦岭大峡谷漂流,四季滑雪场,成为广货街的新亮点,加之这里无公害的高山蔬菜、段木木耳、冷水鱼和豆腐,深得游人喜爱,平日常,西安人像逛超市一样,一脚油就到,吃上一顿农家饭,买上两把青菜,一袋鲜菇,几块豆腐,再提上几条冷水鱼,一脚油又回去了。一到节假日,就像庙会一般,公路两岸花花绿绿的小汽车一摆就是几公里,山上河边,沟沟汉汉,农家院舍,菜田耳架,满是笑声、歌声和相机的快门声。

待我们一步三打杵的到达广货街时,已经是正午十二点了。客店老板,原计划一定要在温泉饭店吃顿饭,这店的老板是石泉人,姓温,取名温泉饭店,话语不多,待人实诚,看不出是个生意人。其实真正当家的是老板娘,姓党,都称她党经理,原是江口供销社的副主任,在供销社租壳卖瓢时下了海,和老办办了这家饭店,毕竟有从商经验,加上地段优越,生意自然红火。党经理人很热情,有着阿庆嫂的那种精明和干练,但却无阿庆嫂的城府和心计,有一次王省长路过在店里用餐,拿起菜单,看到里面有野物肉,就问有无经营许可证,她赶忙取来递上,省长一看,已经过期半年多了。她却一本正经地说,我们有熟人,他们说不要紧。这时,旁边有人递话,让她抓紧办理,不可无证经营。省长用餐走后,她才知道这就是管这个事的省长,多是在这里用餐,简便而实惠,但有一回在这家店里连续吃了半个月的饭。那是1993年比这稍晚的时候,我和县长分别带队在林东和林西片处理林权纠纷,工作刚展开时,我在那里住了半个月。来宁陕之前,地委副书记给我谈话,让我开好两会,抓好换届,这是个例外交待,对每个书记都是这个要求。关键在于交办了一件重要工作,就是宁陕县31个村民小组联名状告时任白省长,申诉集体山林权益的行政诉讼案件,要求在做好工作的前提下,动员村民撤诉。当时这个案件是全国第一例状告省长的行政诉讼案件,引起了各大媒体的关注,特别是一些法制媒体,十分期待案件的结局,希望引发一场“大讨论”,“大解放”。待县上两会之后,我对此案进行了认真的调研,方知冰冻三尺,非一日之

寒,既有一大二公体制下“国老大”对集体村民利益的漠视和侵占,也有村民对林区建设的阻挠和对国有林木的蚕食,多年来,不仅缺乏有效的沟通和调解,而且还有暗中默许和纵容,导致矛盾不断升级,愈演愈烈,终于爆发了群体械斗,不得不动用武警公安强制平息,双方都抓了人。找到了问题症结,就有了解决办法,我们先与林东和林西两局充分协商,确定了原则、政策和方法,决定各自派出工作组,共同与村民小组上界厘清争议,明确权属,立桩定界。这项工作扎扎实实地进行了半年多,赢得了各方的满意,31个村民小组真心实意地表示:这场官司我们不打了。

正要走进温泉饭店,巧遇从西安开会回来的老朋友大芒,他强拉我到一位已经退休的老同事富成家吃农家乐,说这是广货街最为正宗地道的农家饭。果不其然,无论规模、环境、菜品、服务都能看到今日广货街旅游的春天了。一顿饭吃到下午两点,话没说完,不得不起身告辞了,富成和他的弟弟富东夫妇,诚邀我伏天再来,保证清凉。

来到江口,我们下车,走进镇去。这是一个沿西万公路而建的新镇,前几年公路跨河绕镇改了道,留下这段公路就成了正规的街道了,老镇在镇后的东江边。这是全省仅有的三个回民自治镇之一,也是一个有着红色基因的古镇,毛主席的侄子毛楚雄就牺牲在这里。上边给这里的投资比较大,学校、医院、机关,民居变化很大。我和大芒从正街出来,拐进东江,溯流而上,来到东江石桥。这是一座建于清同治年间的古桥,桥墩和桥面全是整块麻石,各种吉祥图案雕凿的桥柱护栏古气森森,熠熠生辉,老百姓给桥立了碑,披了红。伫立在这历经岁月冲刷,山洪肆虐,迄今岿然不动的百年古桥前,我竟油然而生感动,感恩匠人的生民匠心,感佩后人的守成良心。我们轻轻地走过石桥,来到了盐店老街上,清澈的东江轻盈地依偎在盐店老街身旁,江中举一杆红绫的放鸭人吹化了春雪唤醒了不驯,青瓦红檐马头墙的徽派民居让静谧古朴的深巷回味无穷,倘若老街魂魄不散,这桥这江这街这地的精气神,绝不亚于一个周庄。

从江口出来,我们在沙坪游览了清末老宅左家花屋,然后朝着月河梁进发,盘山公路上,茂密的森林与高大的行道树浑然一体,将整个公路掩映在树荫之下,让行者不仅少了险峻之感,更添了几分清心惬意。登上月河梁,艳阳当头,天空一碧如洗,几朵白云定格在那里,等待着我们的拍照。梁顶开辟出一块草坪和停车场,供过往客人休息和观赏,漫山一片苍翠,各色野花竞相绽放,三位女士是最经不起这种诱惑的,又是一轮自导自演。

下山依然是盘山路,沿途的景色依然很美,下山之后,我们仍然是且行且停,下午五时许,到了旬阳坝。在镇口,我们下了车,打算步行过镇,没料到又巧遇周末回家的爱军,说什么也要拉我

们到家,我们一行来到爱军家中,见过他的父母,就差点走不脱了,最后还是让爱军给他父母反复解释,并承诺暑期定来,这二老才放行。爱军陪我们走了一遍旬阳坝老街,与江口老街同命同运,海果对旬阳坝的印象很深,她说儿时随父母回西安,这儿是必停的一站,会在这里吃饭方便休息一会,后来长大了,每次路过这里,都要停车转转看看,返回时买上一大堆高山蔬菜,带回去分给她的闺蜜。过去的旬阳坝,是林东林业局的驻地,具有与县政府一样的气派,各类机构和设施一应俱全,所以,旬阳坝就不同凡响,声名在外了。林东局迁走后,由于基础厚实,老百姓的日子仍然殷实。如今,这里开发着罐装空气,去年18元一罐,今年涨到50元,高山蔬菜也是俏货。他们说,城里人好遭孽,轻易吃不上一口好鲜菜!吸不上一口好空气!

过了六点,我们才从旬阳坝出发,直奔平河梁。平和梁是西万线上最高的山峰,海拔2280米,春有雪映桃花,夏有世外清凉,秋有五彩斑斓,冬有北国风光,森林公园面积达130余平方公里。我们来到这儿,可谓一览众山小,天高云淡,万象更新,娇柔的春雪,剔透的冰凌与苏醒的林海,回春的新绿交相辉映,让人流连忘返。这里有着与其他各峰不一样的高远,那层峦叠嶂,茫茫林海,云起云落,高山流水,似在天边,又在眼前,原来诗与远方是触手可及的。

晚上八点半,我们到了宁陕县城,天已黑定,满城华灯绽放,环山步道星光闪烁,雄浑的“五郎关”霓虹溢彩。二十多年来,我第一次用12个小时走完这180公里路程,虽说还了一个心愿,仍觉得意犹未尽。

第二天是个周日,吃过早餐,大芒陪我们来到悠然山庄,景区的建设和庄园面貌已经让我无以辨认了。这里已将130余平方公里的山林、溪流、农田、院落顺其自然地打造成了高山湿地公园,我们乘着游览车,行进在悠然大道上,感受着秦岭腹地天然氧吧和原生态的清新舒畅,那火红的海棠园,珍稀的红豆杉,幽香的山野兰花,悠然的自得庭与荷塘稻田,桃红李白,百鸟争鸣,潺潺流水相谐成趣,令人陶醉。实际上,这里就是汤坪镇八亩村,脚下就叫碾盘石,1993年的清明刚过,我来到这里走访群众生产生活,然后徒步前往栗扎坪、马合营。2012年,这个工程刚刚开工时,时政给我说,你到过的八亩村,如今正在干着一个大家伙,陪我来过过。这次直面一个村的整体变迁,还是感慨不已的。

我问二十五年前,从这里陪我步行前往栗扎坪的小康:“什么变了?”

小康喜形于色地回答我:“八亩村变成了大公园,碾盘石变成了悠然山!”

2018/4/20 谷雨而定稿于安康香溪居

思想和艺术的光芒交相辉映

——读潘斗应的一首小诗

李春平

一个陌生的诗人,一个陌生的微信公众号,一个熟悉的文学界朋友,他们共同把一首诗展现在我的眼前。微信平台有大量的信息,内容杂芜,可看可不看,根据时间和心境而定,取舍在我。但这首诗却让我眼前一亮,心情为之振,这就是潘斗应的《五一,是个美丽的动词》(安康日报4月26日“瀛湖”副刊)。作者把“五一国际劳动节”这样一个节日的名词解释成了一个辉煌灿烂的动词,他把劳动者的伟大浓缩在几句看似寻常的诗歌里,并通过诗的意境和想象,把劳动描述得如此美好,如此崇高,如此神圣。严羽《沧浪诗话》说:“对句好可得,结句好难得,发句好尤难得。”潘斗应的《五一,是个美丽的动词》正是验证了这句话。先看发句:“并非肩扛/手提/弯腰那么简单”,肩扛,手提,弯腰都是劳动中的惯常动作,劳动本身是解放人类的,也是发展人类的,一切劳动都起源于土地,所以镰刀与锄头,布谷鸟也知道——作者将旨趣直接指向农耕文明的纵深之处,

指向全世界劳动者共同的节日。生活中,对于天天劳动的人而言,劳动的意义对他们来说是麻木的,是被忽略的,不会刻意去思考劳动本身的意义。肩扛,手提,弯腰这些动作,只是一种需要,而不是去寻找某种意义的存在,意义是要思想者去发掘的。在诗人潘斗应的笔下,劳动是光荣而伟大的,但诗中并没有出现直白的“光荣”和“伟大”的词汇,而是将光荣和伟大置于平凡的事物之中,以蜜蜂和燕子作隐喻,去实现对劳动者的深情赞美。作者的内心激情昂扬,气韵饱满,下笔却字字柔和,行行流畅,处处浸润着诗人的情感,唤起了我们对普通劳动者的崇敬。此诗的结句当为点睛之笔,把“汗水洗开幸福花”这个通俗的句子变成了“有种幸福叫花儿,有种雨露叫汗水”两个结句,巧妙化腐朽为神奇,变平庸为雅致,诗的韵致和内涵就更加丰美了,它让我看到了思想和艺术的光芒交相辉映,也看到了一个年轻的打工诗人所达到的艺术高度。

这时,我才真正感受到科恩先生那句名言的震撼力“万物皆有裂痕,那是光照进来的地方。”是啊,没有一以贯之的黑暗,有的只是暂时蛰伏,暂时隐蔽的希望。

就在我短短几秒钟的神游后,东方已是浅红一片,太阳终于露出了头,我直望着它,却没有感受到半点刺眼,原来初升的太阳是脆弱的,它的光有说不出的柔和,就如同水一般。我不禁想起了遥远唐古拉山的传说:在那里,水被赋予了宗教色彩,能洗去朝圣者身上的沉迷。上善若水,水流众生。而此时此刻,被柔和的光亮笼罩的我,亦有了如朝圣者般的虔诚,我的虔诚就叫“希望”。

太阳越升越高,不一会儿,大半个球体都充满了神采,金边也开始蓄势待发。我没有在意此刻敲响了鼓点的内心,只是目不转睛地盯着前方。是现在,不,或许是前一秒,几缕光,不,越来越多的光束将我包围了,太阳一跃而起,就这样挂在了高高的苍穹之上。我终于明白为何“回归自然”成了当代人趋之若鹜的话题,我终于明白为何有那么多人泪洒敦煌。那是生而为人对美与生俱来的殷切向往,那是人们得到美之后无法言说的感动。

一盏盏街灯熄灭,城市变得嘈杂起来。我也将整装待发,因为我已走出寒夜,走进黎明,要准备走向远方了……

需要用陕北方言读这部大书
梁家河的经典叙事
用最深厚的黄土记录

中国的黄土,含盐含碱
含叶绿素,含五千年水分
含钙,含铁
时间氧化,凝结为血
让黄土地黄中带红

如果没有血色的浸润
黄土不成其为黄土
黄土长不出庄稼、窑洞
油灯和笔记本上的话
长不出厚土里刨出来的真理
长不出河流,所有的河流都向东

陕北方言瞭在黄土高原的塬畔上

它们用树木、苹果、谷子和羊群的象形成方块的辞海
这是中国字典
内圆外方,每一笔划都可用刀刻
用火烧,用阳光和清水抛光
每一笔,都可延伸到黄帝纪年

可以用最漂亮的语音
读梁家河
蓝天和大地录下它
用光速传播
但必须用方言喊那些土气的小名
他们是树木的名字,是庄稼的名字
是农具、河盆、碾石
和寄托向往的名字
只有这样的方言土语
才悟得热梁家河
悟得热整个国家

岁月深处米花香

董国宾

看到一篇博文,提及爆米花,总想起的万千锦中丢失了一片云彩,被人拿了去。踱步岁月深巷,忆念零零碎碎的日子,爆米花虽细微无奇,岂比璞玉,却迅速攫住了我的目光,竟执迷地看出它的光芒来。去的记忆里,星星点点的爆米花,曾打磨着简朴的乡村时光,恰如一片赤红的枫叶,闪烁在斜阳下的山冈上,自有它的气象和醇香。

岁月的那头,村子旧得像一张发黄的纸,疏疏落落地铺开。村庄的房舍仿若随意落地的一块粗布,丝毫见不到刻意的装点 and 粉饰。乡亲们忙完了农活,乡村的冬天安静而悠闲,惯常的冬日里,时有外乡人来到村子,高昂着嗓门,四处吆喝几声:“炸爆米花喽……”霎时荒芜的园子里长出了花朵,孩子们寡淡的唇唇有了生机,紫芽婆般的小手有了春意,散落的村子也随之躁动起来。

崩爆米花的师傅大都上了岁数,黝黑的脸庞和蔼而慈祥。他下身穿一件老式棉裤,宽宽的松松的,但手脚却是利索。在一处避风的地方刚一落脚,就敏捷从板车上取下一个小风箱,又一个小火炉子,核心的家伙是一个铁筒罐,又黑又重,像一个深不见底的黑洞,安放在一个钢筋做成的支架上。它的一端有一个摇手,旁边挂着一个气压力表。师傅将玉米粒放入铁筒罐,糖精油不可缺少,这是画龙点睛的一笔,然后拧好盖,生着火,一手娴熟地拉动风箱,一手不停地旋转铁筒罐,不时向气压力表递一个眼神。约摸一刻钟,铁筒

罐被扔进充满期待的竹筐里,竹筐的一头套着脏兮兮的大麻布口袋。崩爆米花的师傅脚踩风箱,一拉一扯,“砰”的一声炸响,一片白烟冒过,一阵浓香来不及眨眼,便弥散在空气里。早已在爆满肚子里闷得难受的玉米,轰然冲进麻布口袋,膨胀成一个个的爆米花了。炸米花的主人迅步上前,孩子们自然按捺不住心中的喜悦,蜂拥而上,于是村子里一片热烈和欢腾。

各家各户纷纷拿来玉米交给师傅,母亲忙不迭地从米缸里盛上半瓢,急急匆匆过去。我踩着母亲的步点紧随其后,心里盛满了期待和说不出的快乐。放下玉米,唠叨上几句,母亲扭头就走。我不晓得说些什么,只知道剩下的便是小孩子的事情了。寒风从村子一头刺过来,可小孩子视线里展现的,却是无边的喜悦和欢乐。我不懂响声的呀呀,水波的起落,唯小风箱的“呱嗒”声,还有小火炉蹦动的火苗,才最具风致和酒染耳目。

师傅坐一个小马扎,屁股不情愿地刚好离开地面,健壮的腰肢遂生出优美的弧线来。三五成群的小孩子跑过来,争着替师傅拉风箱,我抢在最前面,师傅略作迟疑,立马又拍一下我的头算是应允,于是我的脸蛋便漾起了小花朵,“咯咯”的声音也从粉嫩的小嘴里冒出来。铁筒罐颇是一副老实相,在师傅娴熟的指令下,本份地在固有的模式下旋转。我老是嫌它转得慢,它怎知道,我还焦急地等待着出锅的爆米花呢。

梁家河,中国经典叙事

方非

师傅铲几块黑炭送进小炉子,扑跃的炉火摇摇,招招手,为孩子们铺开一片清亮的热烈,孩子们的眼睛也生动起来。有的小孩子绷紧脚尖,原地踏起步点。有的则嬉戏追打,乍然响起一串惊鸟似的奔鸣。欢乐的人群当中,泼辣的小女孩挥舞着手凸显霸气,有的却静默一旁,捋着自己的小辫子轻声细语,温婉细致。我猛地窜到师傅跟前,把自家的玉米从排列的顺序中移前两个位次,再快意地向师傅递一个诡秘的眼神。快乐的孩子们丰姿迥异,媚态滴翠,似点点红朵,把寒冷的冬天惹笑了。

一声声“砰、砰”的炸响,伴随着滚滚白烟和弥散开来的浓香,爆米花一锅锅炸好了。孩子们“哄”地一下围拢过来,抓一把放进嘴里,来不及细嚼便化掉了。飞落在地上的爆米花,一粒粒捡起来,娃娃们顾不上吹拂附尘,便迫不及待地吃掉了。一个个贪婪地嘟囔着鼻子,全没了别的心思,热烈的场面顿时安静下来。对乡村的孩子来说,爆米花那可称得上零食,大人们舍不得让他们一口气吃掉,就留一些藏在某一个隐秘的地方。

爆米花是一只只斑斓的蝴蝶,从岁月的草丛里向我飞来了。蝴蝶的一只翅膀裹着浓香,另一只翅膀含着煦暖,轻舞在浓稠的乡村岁月里。如今爆米花制作与往昔迥然不同了,种类也丰富多起来,有奶油的,巧克力的,还有草莓味的,街市上随处可见,伸手就能买到,好吃又方便。但我总愿意怀想一些事情,难忘岁月深处的爆米花,不甘心现在的孩子们在这种唾手可得之方便之中,没有了浓重,平增了清淡,丢失了真切的感觉和欢乐。一个个筒标的日子走远了,缕缕浓香依旧扑面而来。岁月深处米花香,那才是字正腔圆的音韵和甘怡!

日出于心

万康

一次早起的契机,我遇上了一场日出。晚春的清晨还落着些微凉,昏暗的天宇下,能隐隐地瞧见树丛间扩散得越来越远的苍翠。如是,世界便有了一种魔幻现实之感。我沉浸在因昏暗而神秘,因朦胧而生趣的世界,眼里的余光也恰合时宜地瞥到了漏出一道光亮的天空,我几乎从未见过如此整齐的缝隙,如同被指尖划开一般。有了光,整个世界瞬间变得稍亮起来,如同刹那间便燎了原的星星之火。缝隙越来越长,越来越宽,从方才我的视线所能跳过之处,绵延到无尽的远方。

瀛湖